

# 千秋家国梦

——中国古诗词中的新疆印象

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 廖甜添

幼年对新疆的记忆停留在对哈密瓜和马奶葡萄沁甜的回味中，满口余香；年纪大些，开始学唱《大阪城的姑娘》，迷上新疆少女旋转的舞步和绮丽的衣裳。彼时的新疆，在孩子们的心里，始终弥漫着瓜果的清甜，笼罩在一片斑斓绚丽的梦境中。待到读书以后，学了更多的诗词，才发现原来这场梦境竟然还有苍凉、激昂的一面。新疆，自古以来作为中国的边陲要塞，始终都是征战、戍边等诗歌题材中的主角。

新疆古称西域，其与中原的交往，最早的文字记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十世纪的西周时期。而在西汉设置都护府之前，西域各部族政权更迭不断，加之与汉庭、匈奴的征战，导致了长期的动荡局面，给百姓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对战争的控诉、对家园的怀恋成为此时诗歌创作的重要题材。西汉时期，女诗人刘细君做《悲秋歌》，情感真挚、扣人心弦：

吾家嫁我今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刘细君（公元前 140—公元前 87 年），西汉江都王刘建之女，汉武帝刘彻的侄孙女，史称“江都公主”。乌孙国本世居祁连山，后被匈奴驱赶至今新疆温宿、伊宁一带，遂与匈奴结下世仇。元封六年（公元前 105 年），汉武帝为联合乌孙抗击匈奴，加封刘细君为公主，使其远嫁乌孙王昆莫。昆莫死后，又从乌孙习俗，嫁于继位的岑陬为妻。刘细君的下嫁，为加强西汉王朝与乌孙的友好关系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作为一个离乡去国的弱女子，她在乌孙国的生活，也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与愁苦。“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西域的起居饮食等习俗均异于中原，女诗人想必经历了一段艰难的适应时期。“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即使作为乌孙国王的夫人，也难以消解诗人内心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思乡之情绵绵不绝，她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化为鸿鹄飞返故土。整首歌词哀婉凄切，真挚动人，成为边塞诗的滥觞曲，广为后世传诵，“乌孙公主”也由此成为黄鹄的别称。

在张骞通使西域之前，匈奴一直是支配西域地区的主要势力。汉末女诗人蔡琰谱出一曲《胡笳十八拍》。《辞海》中有关胡笳的条目称，胡笳“汉时流行于塞北和西域一代，汉魏鼓吹乐中常用之。清代形制有三孔，木质，两端歪曲”。更有学者提出，现在新疆哈萨克族的吹管乐器斯布顿额，无论在制作方法、形状、音律和音量等方面，都与古代胡笳十分相似。

虽然斯布顿额是否即由古代的胡笳演变而来还有待定论，但《胡笳十八拍》带给后人的情感震撼却是毋庸置疑的：

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烟尘蔽野兮胡虏盛，志意乖兮节义亏。对殊俗兮非我宜，遭恶辱兮当告谁？笳一会兮琴一拍，心愤怨兮无人知

戎羯逼我兮为室家，将我行兮向天涯。云山万重兮归路遐，疾风千里兮扬风沙。人多暴猛兮如虺蛇，控弦被甲兮为骄奢。两拍张弦兮弦欲绝，志摧心折兮自悲嗟。

越汉国兮入胡城，亡家失身兮不如无生。毡裘为裳兮骨肉震惊，羯羶为味兮枉遏我情。鞞鼓喧兮从夜达明，胡风浩浩兮暗塞营。伤今感昔兮三拍成，衔悲畜恨兮何时平。

无日无夜兮不思我乡土，禀气含生兮莫过我最苦。天灾国乱兮人无主，唯我薄命兮没戎虏。殊俗心异兮身难处，嗜欲不同兮谁可与语！寻思涉历兮多艰阻，四拍成兮益凄楚。

… …

诗中更多的表现了国破家亡、离乡背井时的哀恸以及对战争的控诉与厌恶。战争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对家园的思恋与向往成为有汉一代诗歌的主要基调。

相对于汉代边塞诗的悲凉凄切，唐代的边塞诗更多了昂扬的激情与宏阔的气象。“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剑河风急雪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亚相勤王甘苦辛，誓将报主静边尘。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唐代诗人报国立功的思想十分强烈，远赴边塞为他们提供了实现个人理想的途径，也为边塞诗的创作创造了有力的条件。诗人面对浩瀚无际的黄土，高耸入云的雪山，寒冷彻骨的湍流，没有被战争的严酷所击倒，反而凛然升起一腔豪迈之情。那一股股豪情激荡在字句之间，铮铮而鸣，振聋发聩，为中国诗歌史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古代诗歌对于新疆自然风光的描写也令人印象深刻。“雪尽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长云、雪山、大漠、黄沙，新疆壮阔浓郁、浩渺苍莽的自然风情吸引着无数后人前去膜拜、追寻，缕缕不绝。

更有李白著名的诗句：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无论诗仙的出生地是否确属碎叶，也无论其祖上是否为西域胡人，李白对西域风物的体验和诗歌表现无疑都是最出色的。月色清皎，云海苍茫，长风浩荡，袭过巍峨的天山山脉，呈现出一片雄浑磅礴的意象，令读者犹如身临其境。

在唐人乐观向上精神的鼓舞下，边塞的苦寒没有摧毁诗人的斗志，反而在诗歌意向的塑造中，形成了一幅幅壮阔美丽的画面，充满了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和对胜利的向往。而这些远征的将士也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那一块块纪功碑在风沙中矗立千年，至今仍透过一枚枚漫漶不清的字迹，诉说着那个时代的伟大与辉煌。

唐代以降，由于新疆地处偏远，气候苦寒，历代朝廷多着力开发江南富庶之地。明代航海业繁荣，我国与外国交往的主要途径由陆地移到海上。清代时期的新疆几乎成为官员贬谪、囚犯流放的必选之地。此时的边塞诗已渐趋衰落下来，然而仍不乏动人之作。清《新疆建置志》、《新疆山脉志》的著者宋伯鲁曾在新疆地区任职期间创作了很多描写新疆风土人情的作品，字里行间饱含了诗人对新疆的热爱：

万木伊州道，垂条拂客车。寒城隐白雪，古戍访黄花。

铁梗千年柳，金盘五色瓜。回乡本饶沃，水木自清华。

——抵哈密

沙枣不辞丑，白杨相竞高。鸟巢拱落木，兽骨委秋壕。

野步殊能健，长吟亦自豪。此行多胜侣，万里忘尘劳。

——戈壁杂诗

柳溪秋水碧丝丝，古迹萧条感旧时。方域尚沿扞弥国，种人犹说畏吾儿。

马鞍山畔将军泪，鸭尔庭中克污支。最是贝多忠款挚，分茅常得备藩篱。

——哈密怀古

而贬谪官员如林则徐、邓廷桢、纪昀等文人在新疆流放期间也留下了众多作品，生动地记载了新疆的风土民情。林则徐曾创作一组《回疆竹枝词》，诗中采用了新疆地区多种民族语言如波斯语、维吾尔语的音译词，生动、准确地反映了维吾尔族的风俗习惯和伊斯兰教信仰。如：

豚彘由来不入筵，割牲须见血毛鲜。稻粱蔬果成抓饭，和入羊脂味总膻。

真实地记录了维吾尔族的饮食习惯，以牛羊肉为主，将米饭制成称名为“朴劳”的什锦炒饭（即抓饭），米饭中放入羊肉、蔬菜和葡萄。食用时用右手的三个指头抓食。

字名哈特势横斜，点画虽成尚可加。廿九字头都解识，便矜文雅号毛喇。

诗句表述了维吾尔语的特点，维吾尔语字母源自阿拉伯语，书写习惯也是从右向左。“毛喇”现在译为“毛拉”，是伊斯兰教的教职人员。

亦有高楼百尺夸，四围多被白杨遮。圆形爱学穹庐样，石粉团成满壁花。

描写的是宏伟的清真寺，高大的礼拜塔，以及礼拜殿穹形结构的顶部，和内部装饰的白底蓝花的琉璃瓦。尤为可贵的是，诗人创作过程中没有夹带任何偏见，对伊斯兰教的封斋、宰牲、开斋节等习俗，进行了客观、真实地记录，使我们对当时维吾尔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有了更加生动的了解。这些诗歌作品，已经淡化了国家与民族的界限，对新疆民族文化的传播和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交融、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沧海桑田，几千年也不过是历史回眸时的匆匆一瞥。如今，新疆这片古老而美丽的土地，正在渐渐除去它神秘的面纱。那苍郁茂盛的密林草原，那圣洁清澈的雪山碧水、还有那浩瀚深邃的黄沙古城，无不令人深深沉醉其中，并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后世来人，去探索、去追寻。